老子道德經解上篇

并影響論

口 13
2974
1

口13
2974
1-2

口13
2974
1

觀老莊影響論 一名三教源流異同論

明邯羅延窟海印沙門釋德清撰

敘意

西域諸祖造論以破外道之執。須善自他宗。此方從古經論諸師。未有不善自他宗者。吾宗末學。安於孤陋。昧於同體。視爲異物。不能融通教觀。難於利俗。其有初信之士。不能深窮教典。苦於名相支離。難於理會。至於酷嗜老莊爲文章淵藪。及其言論指歸。莫不望洋而歎也。迨觀諸家註釋。各徇所見。難以折衷。及見口義副墨深引佛經。每一言有

當且謂一大藏經皆從此出而惑者以爲必當深有慨焉余居海上枯坐之餘因閱楞嚴法華次有請益老莊之旨者遂蔓衍及此以自決非敢求知於眞人以爲必當之論也且慨從古原教破敵者發藥居多而啟膏盲之疾者少非不妙投第未膠其病源耳是故余以唯心識觀而印決之如摩尼圓照五色相鮮空谷傳聲衆響斯應苟唯心識而觀諸法則彼自不出影響間也故以名論

論教源

嘗觀世之百工技藝之精而造乎妙者不可以言傳效之者亦不可以言得況大道之妙可以口耳授受語言文字而致哉蓋在心悟之妙耳是則不獨參禪貴在妙悟即世智辯聰治世語言資生之業無有一法不悟而得其妙者妙則非言可及也故吾佛聖人說法華則純譚實相乃至妙法則未措一詞但云如是而已至若悟妙法者但云善說法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而華嚴五地聖人善能通達世間之學至於陰陽術數圖書印璽醫方辭賦靡不該練然後可以涉俗利生故等覺大士現十界形應以何身何法得度即現何身何法而度脫之由是觀之佛

法豈絕無世諦。而世諦豈盡非佛法哉。由人不悟大道之妙。而自畫於內外之差耳。道豈然乎。竊觀古今衛道藩籬者。在此則曰彼外道耳。在彼則曰此異端也。大而觀之。其猶貴賤偶人。經界太虛。是非日月之光也。是皆不悟自心之妙。而增益其戲論耳。蓋古之聖人無他。特悟心之妙者。一切言教皆從妙悟心中流出。應機而示淺深者也。故曰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是故吾人不悟自心。不知聖人之心。不知聖人之心。而擬聖人之言者。譬夫場人之欣戚。雖樂不樂。雖哀不哀。哀樂原不出於己有也。哀樂不出於己而以己爲有者。吾於釋聖人之言者見之。

論心法

余幼師孔不知孔。師老不知老。既壯師佛不知佛。退而入於深山大澤習靜以觀心焉。由是而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既唯心識觀則一切形心之影也。一切聲心之響也。是則一切聖人乃影之端者。一切言教乃響之順者。由萬法唯心所現。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以心外無法故法法皆眞。迷者執之而不妙。若悟自心則法無不妙。心法俱妙。唯聖者能之。

論去取

吾佛經盡出自西域皆從翻譯然經之來始於漢至西晉方大盛晉之譯師獨稱羅什爲最而什之徒生肇融叡四公僧之麟鳳也而什得執役然什於肇亦曰余解不謝子文當相揖耳蓋肇尤善老莊焉然佛經皆出金口所宣而至此方則語多不類一經而數譯者有之以致淺識之疑殊不知理實不差文在譯人之巧拙耳故藏經凡出什之手者文皆雅致以有四哲左右焉故法華理深辭密曲盡其妙不在言而維摩文勢宛莊語其理自昭著至於肇四論則渾然無隙非具正法眼者斷斷難明故惑者非之以空宗

莊老孟浪之談宜矣清涼觀國師華嚴菩薩也至疏華嚴每引肇論必曰肇公尊之也嘗竊論之藉使肇見不正則什何容在座什眼不明則譯何以稱尊若肇論不經則觀又何容口古今質疑頗多而槩不及此何哉至觀華嚴疏每引老莊語甚夥則曰取其文不取其意圭峰則謂二氏不能原人宗鏡闢之尤著然上諸師皆應身大士建大法幢者何去取相左如此嘗試論之抑各有所主也蓋西域之語質直無文且多重複而譯師之學不善兩方者則文多鄙野大爲理累蓋中國聖人之言除五經束於世教此外載

道之言者。唯老一書而已。然老言古簡深隱難明。發揮老氏之道者。唯莊一人而已。筆乘有言。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斯言信之。然孔稱老氏猶龍。假孟而見莊。豈不北面耶。間嘗私謂中國去聖人。即上下千古負超世之見者。去老唯莊一人而已。載道之言廣大自在。除佛經。即諸子百氏究天人之學者。唯莊一書而已。藉令中國無此人。萬世之下不知有眞人。中國無此書。萬世之下不知有妙論。蓋吾佛法廣大微妙譯者險辭以濟之。理必沈隱。如楞伽是已。是故什之所譯稱最者。以有四哲爲之輔佐故耳。觀師有言。取其文不取其意。斯言有由矣。設或此方有過老莊之言者。肇必捨此而不顧矣。由是觀之。肇之經論用其文者。蓋肇宗法華。所謂善說法者。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乃深造實相者之所爲也。圭峰少而宗鏡遠之者。孔子作春秋。假天王之令而行賞罰。二師其操法王之權而行褒貶歟。清涼則渾融法界。無可無不可者。故取而不取。是各有所主也。故余於法華見觀音三十二應。則曰應以婆羅門身得度。即現其身而爲說法。至於妙莊嚴二子。則曰汝父信受外道深著婆羅門法。且二子亦悔生此邪見之家。蓋此方

老莊卽西域婆羅門類也。然此剛爲現身說法。旋卽斥爲外道邪見。何也。蓋在著與不著耳。由觀音圓通無礙。則不妨現身說法。由妙莊深生執著。故爲外道邪見。是以聖人敎人。但破其執。不破其法。是凡執著音聲色相者。非正見也。

論學問

余每見學者披閱經疏。忽撞引及子史之言者。如攔路虎。必驚怖不前。及敎之親習。則曰彼外家言耳。掉頭弗顧。抑嘗見士君子爲莊子語者。必引佛語爲證。或一言有當。且曰佛一大藏盡出於此。嗟乎。是豈通達之謂耶。質斯二者。學佛而不通百氏。不但不知世法。而亦不知佛法。解莊而謂盡佛經。不但不知佛意。而亦不知莊意。此其所以難明也。故曰自大視細者不盡。自細視大者不明。余嘗以三事自歎曰。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知此。可與言學矣。

論敎乘

或問三敎聖人本來一理。是果然乎。曰若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而觀。不獨三敎本來一理。無有一事一法不從此心之所建立。若以平等法界而觀。不獨三

聖本來一體無有一人一物不是毗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所現故曰不壞相而緣起染淨恆殊不捨緣而卽眞聖凡平等但所施設有圓融行布人法權實之異耳圓融者一切諸法但是一心染淨融通無障無礙行布者十界五乘五教理事因果淺深不同所言十界謂四聖六凡也所言五教謂小始終頓圓也所言五乘謂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也佛則最上一乘矣然此五乘各有修進因果階差條然不紊所言人者卽蓋載兩間四海之內君長所統者是已原其所修以五戒爲本所言天者卽欲界諸天帝釋所統原

其所修以上品十善爲本色界諸天梵王所統無色界諸天空定所持原其所修上品十善以有漏禪九次第定爲本此二乃界內之因果也所言聲聞所修以四諦爲本緣覺所修以十二因緣爲本菩薩所修以六度爲本此三乃界外之因果也佛則圓悟一心妙契三德攝而爲一故曰圓融散而爲五故曰行布然此理趣諸經備載由是觀之則五乘之法皆是佛法五乘之行皆是佛行良由衆生根器大小不同故聖人設教淺深不一無非應機施設所謂教不躐等之意也由是證知孔子人乘之聖也故奉天以治人

老子天乘之聖也。故清淨無欲。離人而入天。聲聞緣覺超人天之聖也。故高超三界。遠越四生。棄人天而不入。菩薩超二乘之聖也。出人天而入人天。故往來三界。救度四生。出眞而入俗。佛則超聖凡之聖也。故能聖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異類分形。無往而不入。且夫能聖能凡者。豈聖凡所能哉。據實而觀。則一切無非佛法。三教無非聖人。若人若法。統屬一心。若事若理。無障無礙。是名爲佛。故圓融不礙行布。十界森然。行布不礙圓融。一際平等。又何彼此之分。是非之辯哉。故曰。或邊地語說四諦。或隨俗語說四諦。蓋人天隨俗而說四諦者也。原彼二聖。豈非吾佛密遣二人而爲佛法前導者耶。斯則人法皆權耳。良由建化門頭。不壞因果之相。三教之學。皆防學者之心緣淺以及深。由近以至遠。是以孔子欲人不爲虎狼禽獸之行也。故以仁義禮智援之。姑使捨惡以從善。由物而入人。修先王之教。明賞罰之權。作春秋以明治亂之迹。正人心。定上下。以立君臣父子之分。以定人倫之節。其法嚴。其教切。近人情而易行。但當人欲橫流之際。故在彼汲汲猶難之。吾意中國非孔氏而人不爲禽獸者幾希矣。雖然。孔氏之迹固然耳。其

心豈盡然耶。況彼明言之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觀其濟世之心。豈非據菩薩乘而說治世之法者耶。經稱儒童良有以也。而學者不見聖人之心。將謂其道如此而已矣。故執先王之迹以挂功名。堅固我執。肆貪欲而爲生累。至操仁義而爲盜賊之資。啟攻鬬之禍者。有之矣。故老氏愍之曰。斯尊聖用智之過也。若絕聖棄智則民利百倍。剖斗折衡則民不爭矣。甚矣貪欲之害也。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其爲教也。離欲清淨。以靜定持心。不事於物。澹泊無爲。此天之行也。使人學此。離人而入於天。由其言深沈。學者難

明。故得莊子起而大發揚之。因人之固執也深。故其言之也切。至於誹堯舜薄湯武。非大言也。絕聖棄智之謂也。治推上古。道越羲皇。非漫談也。甚言有爲之害也。詆訾孔子。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迹者也。且非實言。乃破執之言也。故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訶教勸離。隳形泯智。意使離人入天。去貪欲之累。故耳。至若精研世故。曲盡人情。破我執之牢關。去生人之大累。寓言曼衍。比事類辭。精切著明。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此其說人天法而具無礙之辯者也。非夫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耶。何其遊戲廣大之若此也。粗糠塵

世幻化死生解脫物累逍遙自在其超世之量何如哉嘗謂五伯僭竊之餘處士橫議充塞仁義之途若非孟氏起而大闢之吾意天下後世難言矣況當羣雄吞噬之劇舉世顛瞑亡生於物欲火馳而不返者眾矣若非此老崛起攘臂其間後世縱有高潔之士將亦不知軒冕爲桎梏矣均之濟世之功又何如耶然其工夫由靜定而入其文字從三昧而出後人以一曲之見而窺其人以濁亂之心而讀其書茫然不知所歸趣苟不見其心而觀其言宜乎驚怖而不入也且彼亦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然彼所求之大聖非佛而又其誰耶吾意彼爲吾佛破執之前矛斯言信之矣世人於彼尚不入安能入於佛法乎

論工夫

吾教五乘進修工夫雖各事行不同然其修心皆以止觀爲本故吾教止觀有大乘有小乘有人天乘四禪八定九通明禪孔氏亦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自誠明此人乘止觀也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又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莊子亦曰莫若以明又曰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又曰人莫鑑

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也又曰大定持之至若百骸九竅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又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至若黃帝之退居顏子之心齋丈人承蜩之喻仲尼夢覺之論此其靜定工夫舉皆釋形去智離欲清淨所謂厭下苦麤障欣上淨妙離冀去人而入天按教所明乃捨欲界生而生初禪者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此天乘止觀也首楞嚴曰一切世間所修心人愛染不生無畱欲界是人應念身爲梵侶又曰欲習既除離欲心現是人應時能行梵德名爲梵輔又曰清淨禁戒加以明悟是人應時能

統梵衆爲大梵王又曰此三勝流一切煩惱所不能逼雖非正修眞三摩地清淨心中諸漏不動名爲初禪精見現前陶鑄無礙以至究竟羣幾窮色性性入無邊際名色究竟天此其證也由是觀之老氏之學若謂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形莫先於有智故釋智以淪虛此則有似二乘且出無佛世觀化知無有似獨覺原其所宗虛無自然卽屬外道觀其慈悲救世之心人天交歸有無雙照又似菩薩蓋以權論正所謂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據實判之乃

人天乘精修梵行而入空定者是也。所以能濟世者。以大梵天王爲娑婆主。統領世界。說十善法。救度衆生。據華嚴地上菩薩爲大梵王。至其梵衆皆實行天人。由人乘而修天行者。此其類也。無疑矣。吾故曰。莊語純究天人之際。非孟浪之談也。

論行本

原夫卽一心而現十界之像。是則四聖六凡皆一心之影響也。豈獨人天爲然哉。究論修進階差。實自人乘而立。是知人爲凡聖之本也。故裴休有言曰。鬼神沈幽愁之苦。鳥獸懷猶狖之悲。脩羅方瞋。諸天耽樂。

可以整心慮。趣菩提。唯人道爲能耳。由是觀之。捨人道無以立佛法。非佛法無以盡一心。是則佛法以人道爲鎡基。人道以佛法爲究竟。故曰菩提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菩提。此之謂也。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民生日用之常也。假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識不知。無貪無競。如幻化人。是爲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卽此世界爲極樂之國矣。又何庸夫聖人哉。奈何人者。因愛欲而生。愛欲而死。其生死愛欲者。財色名食睡耳。由此五者。起貪愛之心。搆攻鬬之禍。以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先王

之賞罰。不足以禁其心。適一己無厭之欲。以結未來無量之苦。是以吾佛愍之曰。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故現身三界與民同患。乃說離欲出苦之要道耳。且不居天上而乃生於人間者。正示十界因果之相。皆從人道建立也。然既處人道。不可不知人道也。故吾佛聖人不從空生。而以淨梵爲父摩耶爲母者。示有君親也。以耶輸爲妻。示有夫婦也。以羅睺爲子。示有父子也。且必捨父母而出家。非無君親也。割君親之愛也。棄國榮而不顧。示名利爲累也。擲妻子而遠之。示貪欲之害也。入深山而苦修。示離欲之行也。先習外道四徧處定。示離人而入天也。捨此而證正徧正覺之道者。示人天之行不足貴也。成佛之後。入王宮而昇父棺。上忉利而爲母說法。示人道易趣菩提佛道不捨孝道也。依人間而說法。示人道易趣菩提也。假王臣爲外護。示處世不越世法也。此吾大師示現度生之楷模。垂誡後世之弘範也。嗟乎。吾人爲佛弟子。不知吾佛之心處。人間世。不知人倫之事。與之論佛法。則儱侗眞如。瞞頇佛性。與之論世法。則觸事面牆。幾如擣昧。與之論教乘。則曰枝葉耳。不足尚也。與之言六度。則曰菩薩之行。非吾所敢爲也。與之言

四諦則曰彼小乘耳不足爲也與之言四禪八定則曰彼外道所習耳何足齒也與之言人道則茫不知君臣父子之分仁義禮智之行也嗟乎吾人不知何物也然而好高慕遠動以口耳爲借資竟不知吾佛教人出世以離欲之行爲第一也故曰離欲寂靜最爲第一以余生人道不越人乘故幼師孔子以知人欲爲諸苦本志離欲行故少師老莊以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知十界唯心之影響也故皈命佛

論宗趣

老氏所宗虛無大道卽楞嚴所謂晦昧爲空八識精明之體也然吾人迷此妙明一心而爲第八阿賴耶識依此而有七識爲生死之根六識爲造業之本變起根身器界生死之相是則十界聖凡統皆不離此識但有執破染淨之異耳以欲界凡夫不知六塵五欲境界唯識所變乃因六識分別起貪愛心固執不捨造種種業受種種苦所謂人欲橫流故孔子設仁義禮智教化爲隄防使思無邪姑捨惡而從善至於定名分正上下然其道未離分別卽所言靜定工夫以唯識證之斯乃斷前六識分別邪妄之思以祛鬪諍之害而要歸所謂妙道者乃以七識爲指歸之地

所謂生機道原。故曰生生之謂易是也。至若老氏以虛無爲妙道。則曰谷神不死。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又曰生生者不生。且其教以絕聖棄智忘形去欲爲行。以無爲爲宗極。斯比孔則又進。觀生機深脈。破前六識分別之執。伏前七識生滅之機。而認八識精明之體。卽楞嚴所謂罔象虛無微細精想者以爲妙道之源耳。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以其此識乃全體無明。觀之不透。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以其識體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曰玄之又玄而稱之曰妙道。以天地萬物皆從此中變現。故曰天地之根。衆妙之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莊稱自然。且老乃中國之人也。未見佛法。而深觀至此。可謂捷疾利根矣。借使一見吾佛而印決之。豈不頓證眞無生耶。吾意西涉流沙。豈無謂哉。大段此識深隱難測。當佛未出世時。西域九十六種。以六師爲宗。其所立論百什至於得神通者甚多。其書又不止此方之老莊也。洎乎吾佛出世。靈山一會。英傑之士。皆彼六師之徒。且其見佛。不一言而悟。如良馬見鞭影而行。豈非昔之工夫有在。但邪執之心未忘。故今見佛。只在點化之間。以破其執耳。故佛說法原無贅語。但就衆生

所執之情隨宜而擊破之所謂以楔出楔者本無實法與人也至於楞嚴會上微細披剝次第徵辯以破因緣自然之執以斷凡夫外道二乘之疑而看教者不審乎此但云彼西域之人耳此東土之人也人有彼此而佛性豈有二耶且吾佛爲三界之師四生之父豈其說法止爲彼方之人而此十萬里外則絕無分耶然而一切衆生皆依八識而有生死堅固我執之情者豈只彼方衆生有執而此方衆生無之耶是則此第八識彼外道者或執之爲冥諦或執之爲自然或執之爲因緣或執之爲神我即以定修心生於

梵天而執之爲五現涅槃或窮空不歸而入無色界天伏前七識生機不動進觀識性至空無邊處無所有處以極非非想處此乃界內修心而未離識性者故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者是也至於界外聲聞已滅三界見思之惑已斷三界生死之苦已證無爲寂滅之樂八識名字尚不知而亦認爲涅槃將謂究竟歸寧之地且又親從佛教得度猶費吾佛四十年彈訶淘汰之功至於法華會上猶懷疑佛之意謂以小乘而見濟度雖地上菩薩登七地已方捨此識而猶

異熟未空。由是觀之。八識爲生死根本。豈淺淺哉。故曰。一切世間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正此之謂也。噫。老氏生人間世。出無佛世。而能窮造化之原。深觀至此。卽其精進工夫。誠不易易。但未打破生死窠窟耳。古德嘗言。孔助於戒。以其嚴於治身。老助於定。以其精於忘我。二聖之學。與佛相須而爲用。豈徒然哉。

據實而論。執孔者涉因緣。執老者墮自然。要皆未離識性。不能究竟一心。故也。佛則離心意識。故曰。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方徹一心之源耳。此其世出世法之分也。故佛所破正不止此。卽出世三乘而亦皆在其中矣。世人但見莊子誹堯舜薄湯武詆訾孔子之徒。以爲驚異。若聞世尊訶斥二乘以爲焦芽敗種。悲重菩薩以爲佛法闡提。又將何如耶。然而佛訶二乘非訶二乘執二乘之迹者。欲其捨小趣大也。所謂莊詆孔子。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迹者。欲其絕聖棄智也。要皆遣情破執之謂也。若果情忘執謝。其將把臂

而遊妙道之鄉矣。方且歡忻至樂之不暇。又何庸夫憒憒哉。此其華嚴地上菩薩。而於塗灰事火臥棘投鍼之儔。靡不現身其中。與之而作師長也。苟非佛法。又何令彼入佛法哉。故彼六師之執幟。非佛不足以拔之。吾意老莊之大言。非佛法不足以證嚮之信乎。遊戲之談。雖老師宿學不能自解免耳。今以唯心識觀。皆不出乎影響矣。

此論刱意蓋予居海上時。萬歷戊子冬。乞食王城。嘗與洞觀居士夜談所及。居士大爲撫掌。庚寅夏日。始命筆焉。藏之既久。向未拈出。甲午冬。隨緣王城。擬請益於弱侯焦太史。不果。明年乙未春。以弘法罹難。其草業已遺之海上矣。仍遣侍者往殘簡中搜得之。秋蒙恩遣雷陽。達觀禪師由匡廬杖策候予於江上。冬十一月。予方渡江。晤師於旅泊庵。夜坐出此。師一讀三歎曰。是足以祛長迷也。卽命弟子如奇刻之以廣法施。予固止之。戊戌夏。予寓五羊時。與諸弟子結制壘壁間。爲眾演楞嚴宗旨。門人寶貴見而歎喜。願竭力成之。以卒業焉。噫。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區區片語。誠不足爲法門重輕。刱意於十年之前。而克成於十年之後。

作之於東海之東而行之於南海之南豈機緣偶會而然耶道與時也庸可强乎然此蓋因觀老莊而作也故以名論萬歷戊戌除日憨山道人清書於楞伽室

病後俗冗近始讀大製曹谿通志及觀老莊影響論等書深爲歎服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及孔子人乘之聖老子天乘之聖佛能聖能凡能人能天之聖如此之類百世不易之論也起原再稽顙

予少喜讀老莊苦不解義惟所領會處想見其精神命脈故略得離言之旨及搜諸家註釋則多以己意爲文若與之角則義愈晦及熟玩莊語則於老恍有得焉因謂註乃人人之老莊非老莊之老莊也以老文簡古而旨幽玄則莊實爲之註疏苟能懸解則思過半矣空山禪暇細玩沈思言有會心卽託之筆必得義遺言因言以見義或經旬而得一語或經年而得一章始於東海以至南粵自壬辰以至丙午周十五年乃能卒業是知古人立言之不易也以文太簡

故不厭貫通要非枝也嘗謂儒宗堯舜以名爲教故宗於仁義老宗軒黃道重無爲如云失道德而後仁義此立言之本也故莊之誹薄殊非大言以超俗之論則駭俗故爲放而不收也當仲尼問禮則歎爲猶龍聖不自聖豈無謂哉故老以無用爲大用苟以之經世則化理治平如指諸掌尤以無爲爲宗極性命爲眞修即遠世遺榮殆非矯矯苟得其要則眞妄之途雲泥自別所謂眞以治身緒餘以爲天下國家信非誣矣或曰子之禪貴忘言乃嘵嘵於世諦何所取大耶予曰不然鴉鳴鵲噪咸自天機蟻聚蜂遊都歸

神理是則何語非禪何法非道況釋智忘懷之談詎非入禪初地乎且禪以我蔽故破我以達禪老則先登矣若夫玩世蜉蝣尤當以此爲樂土矣註成始刻於嶺南重刻於五雲南岳與金陵今則再刻於吳門以尚之者衆故施不厭普矣

老子傳

按史記老子者楚苦音怙縣厲音賴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亦云柱下史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蓬累箬笠也首戴之而行言無車蓋也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

網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遂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老子生周定王三年母孕八十年而生生而皓首故稱老子

發明宗旨

老氏所宗以虛無自然爲妙道此卽楞嚴所謂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爲冥諦者是已此正所云八識空昧之體也以其此識最極幽深微妙難測非佛不足以盡之轉此則爲大圓鏡智矣菩薩知此以止觀而破之尙有分證至若聲聞不知則取之爲涅槃西域外道梵志不知則執之爲冥諦此則以爲虛無自然妙道也故經曰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諸天外道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佳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淸淨體則汝

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此言識精元明卽老子之妙道也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由其此體至虛至大故非色以能生諸緣故非空不知天地萬物皆從此識變現乃謂之自然由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謂之妙至精不雜故謂之眞天地壞而此體不壞人身滅而此性常存故謂之常萬物變化皆出於此故謂之天地之根衆妙之門凡遇書中所稱眞常玄妙虛無大道等語皆以此印證之則自有歸趣不然則茫若捕風捉影矣故先示於此臨文不煩重出

發明趣向

愚謂看老莊者先要熟覽教乘精透楞嚴融會吾佛破執之論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靜定工夫純熟用心微細方見此老工夫苦切然要眞眞實實看得身爲苦本智爲累根自能廓形釋智方知此老眞實受用至樂處更須將世事一一看破人情一一覷透虛懷處世目前無有絲毫障礙方見此老眞實逍遙快活廣大自在儼然一無事道人然後不得已而應世則不費一點氣力端然無爲而治觀所以教孔子之言可知已莊子一書

乃老子之注疏。故愚所謂老之有莊。如孔之有孟。是知二子所言。皆眞實話。非大言也。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而世之談二子者。全不在自己工夫體會。只以語言文字之乎者也而擬之。故大不相及。要且學疏狂之態者有之。而未見有以靜定工夫而入者。此其所謂知我者希矣。冀親二子者。當作如是觀。

發明工夫

老子一書。向來解者例以虛無爲宗。及至求其入道工夫。茫然不知下手處。故予於首篇。將觀無觀有一觀字爲入道之要。使學者易入。然觀照之功最大。三教聖人皆以此示人。孔子則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明明德。然知明。卽了悟之意。佛言止觀則有三乘止觀人天止觀淺深之不同。若孔子乃人乘止觀也。老子乃天乘止觀也。然雖三教止觀淺深不同。要其所治之病俱以先破我執爲第一步工夫。以其世人盡以我之一字爲病根。卽智愚賢不肖。汲汲功名利祿之場。圖爲百世子孫之計。用盡機智總之皆爲一身之謀。如佛言諸苦所因。貪欲爲本。皆爲我故。老子亦曰貴大患若身。以孔

聖爲名教宗主。故對中下學人。不敢輕言破我執。唯對顏子。則曰克己。其餘但言正心誠意修身而已。然心既正。意既誠。身既修。以此施於君臣父子之間。各盡其誠。卽此是道。所謂爲名教設也。至若絕聖棄智。無我之旨。乃自受用地。亦不敢輕易舉似於人。唯引而不發。所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至若極力爲人處。則曰克己。則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言者。肝膽畢露。然己者我私。意者生心。必者待心。固者執心。我者我心。克者盡絕。毋者禁

絕之辭。教人盡絕此意必固我四者之病也。以聖人虛懷遊世。寂然不動。物來順應。感而遂通。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踪跡。身心兩忘。與物無競。此聖人之心也。世人所以不能如聖人者。但有意必固我四者之病。故不自在。動卽是苦。孔子觀見世人病根在此。故使痛絕之。卽此之教。便是佛老以無我爲宗也。且毋字便是斬截工夫。下手最毒。卽如法家禁令之言。毋得者使其絕不可有犯。一犯便罪不容赦。只是學者不知耳。至若吾佛說法。雖浩瀚廣大。要之不出破衆生麤細我法

二執而已。二執既破。便登佛地。卽三藏經文。皆是破此二執之具。所破之執。卽孔子之四病。尙乃麤執耳。世人不知。將謂別有玄妙也。若夫老子超出世人一步。故專以破執立言。要人釋智遺形。離欲淸淨。然所釋之智。乃私智。卽意必也。所遺之形。卽固我也。所離之欲。卽己私也。淸淨則廓然無礙。如太虛空。卽孔子之大公也。是知孔老心法未嘗不符。第門庭施設。藩衞世教。不得不爾。以孔子專於經世。老子專於忘世。佛專於出世。然究竟雖不同。其實最初一步。皆以破我執爲主。工夫皆由止觀而入。

發明體用

或曰。三教聖人。教人俱要先破我執。是則無我之體同矣。奈何其用有經世忘世出世之不同耶。答曰。體用皆同。但有淺深小大之不同耳。假若孔子果有我。是但爲一己之私。何以經世。佛老果絕世。是爲自度。又何以利生。是知由無我方能經世。由利生方見無我。其實一也。若孔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用也。明則誠。體也。誠則形。用也。心正意誠。體也。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用也。老子

無名體也。無爲而爲用也。孔子曰。惟天惟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且經世以堯舜爲祖。此豈有名有爲者耶。由無我方視天下皆我。故曰堯舜與人同耳。以人皆同體。所不同者。但有我私爲障礙耳。由人心同此心。心同則無形礙。故汲汲爲之教化。以經濟之。此所以由無我而經世也。老子則曰。常善教人。故無棄人。無棄人。則人皆可以爲堯舜。是由無我方能利生也。若夫一書所言爲而不宰。功成不居等語。皆以無爲爲經世之大用。又何嘗忘世哉。至若佛

則體包虛空。用周沙界。隨類現身。乃曰。我於一切衆生身中成等正覺。又曰。度盡衆生方成佛道。又曰。若能使一衆生發菩提心。寧使我身受地獄苦。亦不疲厭。然所化衆生。豈不在世間耶。既涉世度生。非經世而何。且爲一人而不厭地獄之苦。豈非汲汲耶。若無一類而不現身。豈有一定之名耶。列子嘗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信。無爲而化。是豈有心要爲耶。是知三聖無我之體。利生之用。皆同。但用處大小不同耳。以孔子匡持世道。姑從一身以及家國。後及天下。故化止於中國。且要人人皆

做堯舜。以所祖者堯舜也。老子因見當時人心澆薄。故思復太古。以所祖者軒黃也。故件件說話不同。尋常。因見得道大難容。故遠去流沙。若佛則教被三千世界。至廣至大。無所揀擇矣。若子思所讚聖人。乃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知孔子體用未嘗不大。但局於時勢耳。正是隨機之法。故切近人情。此體用之辯也。惜乎後世學者各束於教習。儒者拘習老者狂學佛者隘。此學者之弊。皆執我之害也。果能力破我執。則剖破藩籬。即大家矣。

發明歸趣

愚嘗竊謂孔聖若不知老子。決不快活。若不知佛。決不奈煩。老子若不知孔。決不口口說無為而治。若不知佛。決不能以慈悲為寶。佛若不經世。決不在世間教化眾生。愚意孔老即佛之化身也。後世學佛之徒。若不知老。則直管往虛空裏看將去。目前法法都是障礙。事事不得解脫。若不知孔子。單單將佛法去涉世。決不知世道人情。逢人便說玄妙。如賣死貓頭一毫沒用處。故祖師亦云。說法不投機。終是閒言語。所以華嚴經云。或邊地語說四諦。此佛說法未嘗單誇玄妙也。然隨俗以度生。豈

非孔子經世之心乎。又經云。五地聖人。涉世度生。世間一切經書技藝醫方雜論圖書印璽種種諸法。靡不該練。方能隨機。故曰世諦語言資生之業。皆順正法。故儒以仁爲本。釋以戒爲本。若曰孝悌爲仁之本。與佛孝名爲戒。其實一也。以此觀之。佛豈絶無經世之法乎。由孔子攘夷狄。故教獨行於中國。佛隨邊地語說四諦。故夷狄皆從其化。此所以用有大小不同耳。是知三教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也。以跡求心。則如鑿測海。以心融跡。則似芥含空。心跡相忘。則萬派朝宗。百川一味。

老子道德經解上篇

明建鄴憨山道者釋德清著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章總言道之體用及入道工夫也。老氏之學。盡在於此。其五千餘言。所敷演者。唯演此一章而已。所言道。乃眞常之道。可道之道。猶言也。意謂眞常之道。本無相無名。不可言說。凡可言者。則非眞常之道矣。故非常道。且道本無名。今既强名曰道。是

則凡可名者皆假名耳故非常名此二句言道之體也然無相無名之道其體至虛天地皆從此中變化而出故爲天地之始斯則無相無名之道體全成有相有名之天地而萬物盡從天地陰陽造化而生成此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爲萬物之母此二句言道之用也此下二句乃入道之工夫常猶尋常也欲猶要也老子謂我尋常日用安心於無要以觀其道之妙處我尋常日用安心於有要以觀其道之徼處徼猶邊際也意謂全虛無之道體既全成了有名之萬物是則物物皆

道之全體所在正謂一物一太極是則只在日用目前事事物物上就要見道之實際所遇無往而非道之所在故莊子曰道在稊稗道在屎尿如此深觀纔見道之妙處此二觀字最要緊此兩者同已下乃釋疑顯妙老子因上說觀無觀有恐學人把有無二字看做兩邊故釋之曰此兩者同意謂我觀無不是單單觀無以觀虛無體中而含有造化生物之妙我觀有不是單單觀有以觀萬物象上而全是虛無妙道之理是則有無並觀同是一體故曰此兩者同恐人又疑兩者既同如何又立

有無之名。故釋之曰。出而異名。意謂虛無道體。既生出有形天地萬物。而有不能生有。必因無以生有。無不自無因有以顯無。此乃有無相生。故二名不一。故曰出而異名。至此恐人又疑。既是有無對待。則不成一體。如何謂之妙道。故釋之曰同謂之玄。斯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深觀至此。豈不妙哉。老子又恐學人工夫到此。不能滌除玄覽。故又遣之曰玄之又玄。意謂雖是有無同觀。若不忘心忘跡。雖妙不妙。殊不知大道體中。不但絕有無之名。抑且離玄妙之跡。故曰玄之又玄。工夫到此。忘懷泯物。無往而不妙。故曰衆妙之門。斯乃造道之極也。似此一段工夫。豈可以區區文字者也之乎而盡之哉。此愚所謂須是靜工純熟。方見此中之妙耳。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釋前章可名非常名。以明世人居有爲之跡。虛

名不足尚。聖人處無爲之道以御世。功不朽而眞
名常存之意也。意謂天下事物之理若以大道而
觀。本無美與不美。善與不善之跡。良由人不知道。
而起分別取捨好尚之心。故有美惡之名耳。然天
下之人。但知適己意者爲美。殊不知在我以爲美。
自彼觀之。則又爲不美矣。譬如西施顰美。東施愛
而效之。其醜益甚。此所謂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惡
醜也。又如比干天下皆知爲賢善也。紂執而殺之。
後世效之以爲忠。殺身而不悔。此所謂知善之爲
善。斯不善已。此皆尚名之過也。是則善惡之名因

對待而有。故名則有無相生。事則難易相成。物則
長短相形。位則高下相傾。言則音聲相和。行則前
後相隨。此乃必然之勢。譬如世人以尺爲長。以寸
爲短。假若積寸多於尺。則又名寸爲長。而尺爲短
矣。凡物皆然。斯皆有爲之跡耳。凡可名者皆可去。
此所謂名可名。非常名也。是以聖人知虛名之不
足尚。故處無爲之道。以應事。知多言之不可用。故
行不言之教。以化民。如天地以無心而生物。即萬
物皆往資焉。不以物多而故辭。雖生成萬物。而不
以萬物爲己有。雖能生物而不自恃其能。且四時

推移。雖有成物之功。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其功。故至功不朽。不尙其名。故眞名常存。聖人處無爲之道。亦由是也。蓋萬物作焉已下。皆是說天地之德。以比聖人之德。文意雙關。莊子釋此意極多。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此言世人競有爲之跡。尙名好利嗜欲之害。教君人者治之之方。以釋上章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之實效也。蓋尙賢好名也。名爭之端也。故曰爭名於朝。若上不好名。則民自然不爭。貴難得之貨。好利也。利盜之招也。若上不好利。則民自然不爲盜。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所以好名好利者。因見名利之可欲也。故動亂其心以爭競之。若在上者苟不見名利有可欲。則民亦各安其志而心不亂矣。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然利假物也。人以隋珠爲重寶。以之投雀。則飛而去之。色妖態也。人以西施爲美色。麋鹿則見而驟之。名虛聲也。人以崇高爲貴名。許由則避而遠之。食爽味也。人

以太牢爲珍。蓋海鳥則觴而悲之。是則財色名食本無可欲。而人欲之者。蓋由人心妄想思慮之過也。是以聖人之治。教人先斷妄想思慮之心。此則拔本塞源。故曰虛其心。然後使民安飽自足。心無外慕。故曰實其腹。然而人心剛强好爭者。蓋因外物誘之而起奔競之志也。故小人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君子鷄鳴而起孳孳爲名。此强志也。然民既安飽自足。而在上者則以清淨自正。不可以聲色貨利外誘民心。則民自絶貪求。不起奔競之志。其志自弱。故曰弱其志。民既無求。則使之以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自食其力。故曰强其骨。如此則常使民不識不知。而全不知聲色貨利之可欲。而自然無欲矣。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縱然間有一二點滑之徒。雖知功利之可欲。亦不敢有妄爲攘奪之心矣。故曰使夫知者不敢爲也。如上所言。乃不言之教。無爲之事也。人君苟能體此而行以治天下。則天下無不治者矣。故結之曰。爲無爲則無不治。

老子文法極古。然察其微意。蓋多述古。或述其行事。或述其文辭。似此爲無爲則無不治。乃述上古聖人之行事者。至若是謂等語。皆引古語以證

今意或以己意而釋古語者且其文法機軸全在結句是一篇主意蓋結句卽題目也讀者知此則思過半矣至其句法有一字一句二字一句三字一句者極多人不知此都連牽讀去不但不得老子立言之妙而亦不知文章之妙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此讚道之體用微妙而不可測知也沖虛也盈充滿也淵靜深不動也宗猶依歸也謂道體至虛其

實充滿天地萬物但無形而不可見故曰用之或不盈道體淵深寂漠其實能發育萬物而爲萬物所依歸但生而不有爲而不宰故曰似萬物之宗或似皆不定之辭老子恐人將言語爲實不肯離言體道故以此等疑辭以遣其執耳銳卽剛勇精銳謂人剛銳之志勇銳之氣精銳之智此皆無物可挫唯有道者能挫之故曰挫其銳如子房之博浪其剛勇可知大索天下而不得其精銳可知此其無可挫之者唯見挫於圮上老人一草履耳由子房得此而進之於漢卒以無事取天下吾意自

莊周以下而功名之士得老氏之精者唯子房一人而已以此較之周善體而良善用方朔得之則流爲詭矣其他何足以知之紛謂是非紛擾即百氏衆口之辨也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此皆無人解之者唯有道者以不言之辨而解之所謂大辨若訥以道本無言而是非自泯故曰解其紛和混融也光智識衒耀於外即所謂飾智驚愚修身明汙者是也唯有道者韜光內照光而不耀所謂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故曰和其光與俗混一而不分正謂呼我以牛以牛應之呼我以馬以馬應之故曰同其塵然其道妙用如此變化無方而其體則湛然不動雖用而無迹故曰湛兮或存要妙如此而不知其所從來故曰吾不知誰之子且而不是有形之物或象帝之先耶帝即天帝象或似也愚謂此章讚道體用之妙且兼人而釋者蓋老子凡言道妙全是述自己胸中受用境界故愚亦兼人而解之欲學者知此可以體認做工夫方見老子妙處字字皆有指歸庶不爲虛無孟浪之談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此言天地之道以無心而成物聖人之道以忘言而體玄也仁好生愛物之心芻狗乃縛芻爲狗以用祭祀者且天地聖人皆有好生愛物之仁而今言不仁者謂天地雖是生育萬物不是有心要生蓋由一氣當生不得不生故雖生而不有譬如芻狗本無用之物而祭者當用不得不用雖用而本非有也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雖是愛養百姓不是有心要愛蓋由同體當愛不得不

愛雖愛而無心譬如芻狗雖虛假之物而尸之者當重不得不重雖重而知終無用也故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猶似也橐卽皮韝乃鼓風鑄物之器籥卽管籥乃承氣出音之器屈枉己從人之意動猶感觸也謂橐籥二物其體至虛而有用未嘗恃巧而好爲故用不爲伸不用則虛以自處置之而亦不自以爲屈故曰虛而不屈且人不用則已若用之則觸動其機任其造作而不休故曰動而愈出然道在天地則生生而不已道在聖人則既已爲人己愈有既已與人己愈多大道之妙如

此。惜乎談道者不知虛無自然之妙。方且眾口之辨說。說而不休。去道轉遠。故曰多言數窮。不若忘言以體玄。故曰不若守中。蓋守中。卽進道之功夫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言道體常存。以釋上章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之意也。谷虛而能應者。以譬道體至虛。靈妙而不可測。亘古今而長存。故曰谷神不死。且能生天生地。萬物生生而不已。故曰是謂玄牝。牝。物之雌者。卽所謂萬物之母也。門。卽出入之樞機。謂道爲樞機。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幽緜不絕之意。謂此道體至幽至微。緜緜而不絕。故曰若存。愈動而愈出。用之不竭。故曰不勤。凡有心要作。謂之勤。蓋道體至虛無心而應用。故不勤耳。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此言天地以不生故長生。以比聖人忘身故身存

也。意謂世人各圖一己之私。以爲久長計。殊不知有我之私者。皆不能長久也。何物長久。唯天地長久。然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私其生。故能長生。其次則聖人長久。是以聖人體天地之德。不私其身。以先人。故人樂推而不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聖人不愛身以喪道。故身死而道存。道存則千古如生。卽身存也。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老子言此乃審問之曰。此豈不是聖人以無私而返成其私耶。且世人營營爲一身之謀。欲作千秋之計者。身死而名滅。是雖私。不能成其私。何長久之有。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此言不爭之德。無往而不善也。上最上。謂謙虛不爭之德最爲上善譬如水也。故曰上善若水。水之善妙在利萬物而不爭。不爭謂隨方就圓。無可不可。唯處於下。然世人皆好高而惡下。唯聖人處之。故曰處衆人之惡。故幾於道。幾近也。由聖人處謙下不爭之德。故無往而不善。居則止於至善。故曰善地。心則淵靜深默。無往而不定。故曰善淵。與猶

相與謂與物相與無往而非仁愛之心故曰與善仁言無不誠故曰善信爲政不爭則行其所無事故善治爲事不爭則事無不理故曰善能不爭則用捨隨時迫不得已而後動故曰善時不爭之德如此則無人怨無鬼責故曰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言知進而不知退者之害誡人當知止可也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者謂世人自恃有持滿之術故

貪位慕祿進進而不已老子意謂雖是能持不若放下休歇爲高故不如其已倘一旦禍及其身悔之不及卽若李斯臨刑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此蓋恃善持其盈而不已者之驗也故云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不恥此之謂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者揣摩銳精其智思如蘇張善揣摩之術者是也謂世人以智巧自處恃其善於揣摩而更益其精銳之思用智以取功名進進而不已老子謂雖是善能揣摩畢竟不可長保如蘇張縱橫之

術彼此相詐不旋踵而身死名滅此蓋揣銳之驗也如此不知止足之人貪心無厭縱得金玉滿堂而身死財散故曰莫之能守縱然位極人臣而驕泰以取禍乃自遺其咎此蓋知進不知退者之害也人殊不知天道惡盈而好謙獨不見四時乎成功者退人若功成名遂而身退此乃得天之道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章教人以造道之方必至忘知絕迹然後方契玄妙之德也載乘也營舊註爲魂楚辭云魂識路之營營蓋營營猶言惺惺擾動貌然魂動而魄靜人乘此魂魄而有思慮妄想之心者故動則乘魂營營而亂想靜則乘魄昧昧而昏沈是皆不能抱一也故楞嚴曰精神魂魄遞相離合是也今抱一者謂魂魄兩載使合而不離也魂與魄合則動而常靜雖惺惺而不亂想魄與魂合雖靜而常動雖寂寂而不昏沈道若如此常常抱一而不離則動靜不異寤寐一如老子審問學者做工夫能如此

乎。乎者。責問之辭。專氣致柔。專如專城之專。謂制也。然人賴氣而有生。以妄有緣氣於中。積聚假名爲心。氣隨心行。故心妄動則氣益剛。氣剛而心益動。所謂氣壹則動志。學道工夫。先制其氣。不使妄動。以薰心。制其心。不使妄動。以鼓氣。心靜而氣自調柔。工夫到此。則怒出於不怒矣。如嬰兒號而不嗄也。故老子審問其人之工夫能如此乎。滌除玄覽。玄覽者。謂前抱一專氣工夫。做到純熟。自得玄妙之境也。若將此境覽在胸中。執之而不化。則返爲至道之病。只須將此亦須洗滌淨盡無餘。以至於忘心絶迹。方爲造道之極。老子審問能如此乎。此三句。乃入道工夫。得道之體也。老子意謂道體雖是精明。不知用上何如。若在用上無迹。方爲道妙。故向下審問其用。然愛民治國。乃道之緒餘也。所謂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爲天下國家。故聖人有天下而不與。愛民治國。可無爲而治。老子審問能無爲乎。若不能無爲。還是不能忘迹。雖妙而不妙也。天門。指天機而言。開闔。猶言出入應用之意。雌。物之陰者。蓋陽施而陰受。乃留藏之意。蓋門有虛通出入之意。而人心之虛靈所以應事

接物。莫不由此天機發動。蓋常人應物。由心不虛。凡事有所晉藏。故心日茆塞。莊子謂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此言心不虛也。然聖人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踪跡。所謂應而不藏。此所謂天門開闔而無雌也。老子審問做工夫者能如此乎。明白四達。謂智無不燭也。然常人有智。則用智於外。衒耀見聞。聖人智包天地。而不自有其知。謂含光內照。故曰明白四達而無知。老子問人能如此乎。然而學道工夫做到如此。體用兩全。形神俱妙。可謂造道之極。其德至妙。可以合乎天地之德矣。且天地之德。生之畜之。雖生而不有。雖爲不恃。雖長而不宰。聖人之德如此。可謂玄妙之德矣。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此言世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意謂人人皆知車轂有用。而不知用在轂中一竅。人人皆知器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器中之虛。人人皆知室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室中之空。以此爲譬。譬

如天地有形也。人皆知天地有用而不知用在虛無大道。亦似人之有形。而人皆知人有用而不知用在虛靈無相之心。是知有雖有用而實用在無也。然無不能自用。須賴有以濟之。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利。猶濟也。老氏之學要卽有以觀無。若卽有以觀無。則雖有而不有。是謂道妙。此其宗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此言物欲之害。教人離欲之行也。意謂人心本自虛明。而外之聲色飲食貨利。亦本無可欲。人以爲可欲而貪愛之。故眼則流逸奔色而失其眞見。故盲。耳則流逸奔聲而失其眞聞。故聾。舌則流逸奔味而失其眞味。故爽。心則流逸奔境而失其正定。故發狂。行則逐於貨利而失其正操。故有妨。所謂利令智昏。是皆以物欲喪心。貪得而無厭者也。聖人知物欲之爲害。雖居五欲之中。而修離欲之行。知量知足。如偃鼠飲河。不過實腹而已。不多貪求以縱耳目之觀也。諺語有之。羅綺千箱。不過一暖。

食前方丈。不過一飽。其餘皆爲榮觀而已。故云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去貪欲之害而修離欲之行。故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

此言名利之大害。教人重道忘身以祛累也。寵辱若驚者。望外之榮曰寵。謂世人皆以寵爲榮。卻不知寵乃是辱。以其若驚。驚心不安貌。貴大患若身者。崇高之位曰貴。卽君相之位。謂世人皆以貴爲樂。卻不知貴乃大患之若身。以身喻貴。謂身爲苦本。貴爲禍根。言必不可免也。此二句立定向下徵而釋之曰。何謂寵是辱之若驚耶。寵爲下。謂寵乃下賤之事耳。譬如僻倖之人。君愛之以爲寵也。雖卮酒臠肉必賜之。非此不見其爲寵。及其賜也。必叩頭而噉之。將以爲寵。彼無寵者。則傲然而立。以此較之。雖寵實乃辱之甚也。豈非下耶。故曰寵爲下。且而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是則

競競得失於眉睫之間其心未嘗暫自安由此觀之何榮之有故曰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此其所以寵是辱也貴大患若身者是以身之患喻貴之患也然身乃衆患之本既有此身則飢寒病苦死生大患衆苦皆歸必不可免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無身則無患矣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然位乃禍之基也既有此位則是非交謫冰炭攻心衆毀齊至內則殘生傷性以滅身外則致寇招尤以取禍必不可逃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貴無貴則無患矣故曰貴大患若身筆乘引

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蓋言貴爲君人之患莊子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祀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斯言貴爲卿相者之患老子言苟知身爲大患不可免則知貴爲大患亦不可免也然且世人不知貴爲大患返以爲榮愛身取貴以致終身之累皆非有道之所爲也唯有道者不得已而臨涖天下不以爲己顯雖處其位但思道濟蒼生不以爲己榮此則貴爲天下貴非一己之貴如此之人乃可寄之以天下之

任然有道者處崇高之位雖愛其身不是貪位慕祿以自保實所謂衛生存身以行道是則愛身乃爲天下愛其身非私愛一已之身如此之人乃可託以天下之權若以此爲君則無爲而治以此爲臣則功大名顯故道爲天下貴也故曰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言大道體虛超乎聲色名相思議之表聖人執此以御世也夷無色也故視之不可見希無聲也故聽之不可聞微無相也故搏之不可得搏取之也此三者雖有此名其實不可致詰致詰猶言思議由其道體混融而不可分故爲一其上日月不足以增其明故不皦皦明也其下幽暗不能以昏其體故不昧繩繩猶緜緜不絕之意謂道體雖緜緜不絕其實不可名言畢竟至虛雖生而不有故

復歸於無物。杳冥之內。而至精存焉。故曰無狀之狀。恍惚之中。而似有物焉。故曰無象之象。是謂惚恍。此正楞嚴所謂罔象虛無。微細精想耳。由其此體前觀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後觀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此乃古始之道也。上皆歷言大道之妙。下言得道之人。然聖人所以爲聖人者。蓋執此妙道以御世。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吾人有能知此古始之道者。卽是道統所係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紀綱紀。謂統緒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此言聖人體道深玄。故形神俱妙。人能靜定虛心。則故有常存也。莊子謂嗜欲深者天機淺。蓋今世俗之人。以利欲熏心。故形氣穢濁麤鄙。固執而不化。不得微妙玄通。故天機淺露。極爲易見。殆非有道氣象。皆是不善爲士也。老子因謂古之善爲士者。不淺露易見。乃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爲不可

識最難形容特强爲之形容耳然形容其行動也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謂不敢妄動此乃從容不迫之意其威儀也儼若客儼謂肅然可觀若客謂謙退不敢直前其氣也渙若冰將釋莊子謂暖然似春又云冰解凍釋謂其氣融和使可親愛之意其外貌也敦兮其若樸敦敦厚樸無文飾也其中心也曠兮其若谷曠空也谷虛也外體敦厚樸素而中心空虛寂定也其迹也渾兮其若濁渾與混同謂和光同塵也蓋有道之士心空無著故行動威儀氣象體段胸次悠然微妙玄通之若此所謂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故可觀而不可識世俗之人以功名利祿交錯於前故形氣穢濁而不可觀老子因而愍之曰孰能於此濁亂之中恬退自養靜定持心久久而徐清之耶蓋心水汩昏以靜定治之則清所謂如澄濁水沙土自沈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不能頓了故曰徐清人皆競進於功利之間老子謂孰能安定自守久久待時而後生耶生乃發動謂應用也卽聖人迫不得已而後應之意筆乘謂老子文法多叶韻蓋清生盈成一韻

耳。若言徐動徐應則不叶矣。老子嗟歎至此。乃教之以守道之方曰。保此道者。不欲盈。盈。滿也。欲盈乃貪得無厭。不知止足之意。謂世人但知汲汲於嗜欲。貪得不足。殊不知天道忌盛滿則溢矣。所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故此教之以不欲盈也。後乃結示知足常足之意曰。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敝。故敝。物之舊者謂之敝。凡物舊者最持久。能柰風霜磨折。而新成者。雖一時鮮明。不久便見損壞。老子謂世人多貪好盈。雖一時榮觀快意。一旦禍及。則連本有皆失之矣。惟有道者。善知止足。雖無新成之名利。而在我故有現成之物。可常常持之而不失矣。故曰能敝不新成。觀子房請留辟穀之事。可謂能敝不新成者。此余所謂子房得老之用也。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承上章要人作靜定功夫。此示功夫之方法也。

致虛極守靜篤者。致謂推致推窮之意。虛。謂外物

本來不有。靜謂心體本來不動。世人不知外物本來不有。而妄以爲實。故逐物牽心。其心擾擾妄動。火馳而不返。見利亡形。見得亡眞。故競進而不休。所以不能保此道也。今學道工夫。先要推窮目前萬物。本來不有。則一切聲色貨利。當體全是虛假不實之事。如此推窮。縱有亦無。一切既是虛假。則全不見有可欲之相。既不見可欲。則心自然不亂。而永絕貪求。心閒無事。如此守靜。可謂篤矣。故致虛要極。守靜要篤也。老子旣勉人如此做工夫。恐人不信。乃自出己意曰。我之工夫亦無他術。唯只

是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如此而已。並作猶言並列於前也。然此目前萬物本來不有。蓋從無以生有。雖千態萬狀並列於前。我只觀得當體全無。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復謂心不妄動也。向下又自解之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意謂目前萬物雖是暫有。畢竟歸無。故云各歸其根。根謂根本元無也。物旣本無。則心亦不有。是則物我兩忘。寂然不動。故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命乃當人之自性。賴而有生者。然人雖有形。而形本無形。能見無形。則不獨忘世。抑且忘身。身世兩忘。則自復矣。故云

靜曰復命。性乃眞常之道也。故云復命曰常。人能返觀內照。知此眞常妙性。纔謂之明。故云知常曰明。由人不知此性。故逐物忘生。貪欲無厭。以取戕生傷性。忘身敗家之禍。故曰不知常。妄作凶。人若知此眞常之道。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此心自然包含天地萬物。故曰知常容。人心苟能廣大如此。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其心廓然大公。則全不見有我之私。故曰容乃公。此眞常大道。人若得之於內。則爲聖。施之於外。則爲王。故曰公乃王。王乃法天行事。合乎天心。故曰王乃天。天法道。合乎自然。

故曰天乃道。與天地參。故曰道乃久。人得此道。則身雖死而道常存。故曰沒身不殆。殆。盡也。且此眞常之道。備在於我。而人不知返。乃亡身殉物。嗜欲而不返。豈不謬哉。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此言上古無知無識。故不言而信。其次有知有識。故欺僞日生。老子因見世道日衰。想復太古之治也。太上下知有之者。謂上古洪荒之世。其民渾然

無僞與道爲一。全不知有。既而混沌日鑿與道爲二。故知有之。是時雖知有猶未離道故知而不親。其世再下。民去道漸疏始有親之之意。是時雖知道之可親。但親於道而人欲未流尚無是非毀譽之事。其世再下而人欲橫流盜賊之行日生。故有桀跖之非毀堯舜之是譽。是時雖譽猶且自信而不畏。其世再下而人欲固蔽去道益遠。而人皆畏道之難親。故孔子十五而志於學至七十而方從心。卽顏子好學不過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可見爲道之難而人多畏難而苟安也。是時雖

畏猶知道之不敢輕侮。其世再下則人皆畔道而行。但以功名利祿爲重。全然不信有此道矣。老子言及至此。乃歎之曰。此無他。蓋由在上者自信此道不足。故在下者不信之耳。然民既已不信矣。而在上者就當身體力行無爲之道以啟民信。淸淨自正。杜民盜賊之心可也。不能如此。見民奸盜日作。猶且多彰法令禁民爲非。而責之以道德仁義爲重。愈責愈不信矣。豈不謬哉。故曰猶兮其貴言。貴重也。此上乃歷言世道愈流愈下。此下乃想復太古無爲之治。曰。斯皆有爲之害也。安得太古無

爲之治。不言而信。無爲而成。使其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人人功成事遂。而皆曰我自然耶。蓋老氏之學。以內聖外王爲主。故其言多責爲君人者。不能清淨自正。啟民盜賊之心。苟能體而行之。眞可復太古之治。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此承上章言世道愈流愈下。以釋其次親之譽之之意也。大道無心愛物。而物物各得其所。仁義則有心愛物。卽有親疏區別之分。故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謂聖人治天下之智巧。卽禮樂權衡斗斛法令之事。然上古不識不知。而民自樸素。及乎中古民情日鑿。而治天下者。乃以智巧設法以治之。殊不知智巧一出。而民則因法作奸。故曰智慧出有大僞。上古雖無孝慈之名。而父子之情自足。及乎衰世之道爲父不慈者衆。故立慈以規天下之父。爲子不孝者衆。故立孝以教天下之子。是則孝慈之名。因六親不和而後有也。蓋忠臣以諫人主得名。上古之世。君道無爲而天下自治。臣道未嘗不忠而亦未嘗以忠立名。及乎衰世。人君荒淫無

度。雖有爲而不足以治天下。故臣有殺身諫諍。不足以盡其忠者。是則忠臣之名。因國家昏亂而有也。此老子因見世道衰微。思復太古之治。殆非憤世勵俗之談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智。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思寡欲。

此承前章而言智不可用。亦不足以治天下也。然中古聖人。將謂百姓不利。乃爲斗斛權衡符璽仁義之事。將利於民。此所謂聖人之智巧矣。殊不知民情日鑿。因法作奸。就以斗斛權衡符璽仁義之事。竊以爲亂。方今若求復古之治。須是一切盡去。端拱無爲而天下自治矣。且聖智本欲利民。今既竊以爲亂。反爲民害。棄而不用。使民各安其居。樂其業。則享百倍之利矣。且仁義本爲不孝不慈者勸。今既竊之以爲亂。苟若棄之。則民有天性自然之孝慈可復矣。此卽莊子所謂虎狼仁也。意雖虎狼亦有天性之孝慈。不待教而後能。況其人爲物之靈乎。且智巧本爲安天下。今既竊爲盜賊之資。苟若棄之。則盜賊無有矣。然聖智仁義智巧之事。

皆非樸素。乃所以文飾天下也。今皆去之。似乎於文則不足。於樸素則有餘。因世人不知樸素渾全之道。故逐逐於外物。故多思多欲。今既去華取實。故令世人心志有所係屬於樸素之道。若人人果能見素抱樸。則自然少思寡欲矣。若知老子此中道理。只以莊子馬蹄胠篋作註解。自是超足。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此承前二章言聖智之爲害。不但不可用。且亦不可學也。然世俗無智之人。要學智巧仁義之事。既學於已。將行其志。則勞神焦思。汲汲功利。盡力於智巧之間。故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知者又何所求。是則有學則有憂。絶學則無憂矣。然聖人雖絶學非是無智。但智包天地而不用。順物忘懷。澹然無欲。故無憂。世人無智而好用。逐物忘道。汨汨於

欲。故多憂耳。斯則憂與無憂。端在用智不用智之間而已。相去不遠。譬夫唯之與阿。皆應人之聲也。相去能幾何哉。以唯敬而阿慢。憂與無憂。皆應物之心也。而聖凡相隔。善惡相反。果何如哉。此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也。老子言及至此。恐世俗將謂絶學便是曾然無知。故曉之曰。然雖聖人絶學不是曾然無知。其實未嘗不學也。但世俗以增長知見日益智巧。馳騁物欲以爲學。聖人以泯絶知見忘情去智。遠物離欲以爲學耳。且夫聲色貨利皆傷生害道之物。世人應當可畏者。我則不可不畏。苟不知畏汩沒於此。荒淫無度。其害非細。故曰荒兮其未央哉。央盡也。由是觀之。世人以增益知見爲學。聖人以損情絶欲爲學。所謂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耳。衆人忘道逐物。故汩汩於物欲之間。酷嗜無厭。熙熙然如享太牢之味。以爲至美。方且榮觀不休。如登春臺之望。以爲至樂。老子謂我獨離物向道。泊於物欲未萌之前。不識不知。超然無欲。故曰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兆。念之初萌也。嬰兒乃無心識愛惡之譬。孩猶骸

骨之骸。未骸所謂骨弱筋柔。乃至柔之譬。眾人見物可欲。故其心執著而不捨。老子謂我心無欲了無繫累。泛然應物。虛心遊世。若不繫之舟。故曰乘乘。猶泛泛也。眾人智巧多方貪得無厭。故曰有餘。我獨忘形去智。故曰若遺。遺猶忘失也。然我無知無我。豈眞愚人之心也哉。但只渾渾沌沌。不與物辨。如此而已。故眾人昭昭而我獨若昏。昭昭謂智巧現於外也。俗人察察而我獨悶悶。察察。卽俗謂分星擘兩絲毫不饒人之意。昏悶悶皆無知貌。我心如此。澹然虛明。若海之空

闊不可涯量。飂然無著。若長風之御太虛。眾人皆自恃聰明知見。各有所以。以猶自恃也。我獨無知無欲。頑而且鄙。亦似庸常之人而已。然我所以獨異於人者。但貴求食於母耳。凡能生物者謂之母。所生者謂之子。且此母字。不可作有名萬物之母的母字。此指虛無大道。能生天地萬物。是以道爲母。而物爲子。食。乃嗜好之意。眾人背道逐物。如棄母求食於子。聖人忘物體道。故獨求食於母。此正絕學之學。聖人如此。所以憂慮不能入也。前章絕聖棄智。乃無用之用。此章絕學無憂。乃無學之學。

後章孔德之容一章乃無形名之形名耳。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此章言道乃無形無形而有道之士。和氣集於中。英華發現於外。而爲盛德之容。且此德容。皆從道體所發。卽是道之形容也。故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然此道體本自無形。又無一定之象可見。故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恍謂似有若無。不可定指之意。然且無象之中似有物象存焉。故曰惚兮恍。其中有物。其體至深至幽。不可窺測。且此幽深杳冥之中。而有至精無妄之體存焉。故曰杳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此正楞嚴所謂唯一精眞精色不沈發現幽祕。此則名爲識陰區宇也。學者應知。然此識體雖是無形。而於六根門頭應用不失其時。故曰其中有信。此上皆無形之形。下言無名之名。謂世間衆美之名。自外來者。皆是假名無實。故其名易去。惟此道體有實有名。故自古及今。其名

不去以閱衆甫也閱猶經歷甫美也謂衆美皆具是以聖人功流萬世而名不朽者以其皆從至道體中流出故耳其如世間王侯將相之名皆從人欲中來故其功亦朽而名亦安在哉唯有道者不期於功而功自大不期於名而名不朽是知聖人內有大道之實外有盛德之容衆美皆具惟自道中而發也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此承前章言聖人所以道全德備衆美皆具者蓋由虛心體道與物無競故衆德交歸也曲委曲卽曲成萬物而不遺之意謂聖人委曲以御世無一事不盡其誠無一人不得其所譬如陽春發育萬物雖草芥毫芒春氣無不充足若纖毫不到則春氣不全聖人之於人無所不至苟不曲盡其誠則其德不全矣故曰曲則全枉則直伸也謂聖人道高德盛則大有徑庭不近人情若不屈己從人俯循萬物混世同波則人不信

人不信則道不伸。由人屈而道伸。故曰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式法也。智巧衒耀於外曰見。自見者不明。故不自見乃爲明耳。執己爲必當曰是。自是者不彰。故不自是乃彰耳。彰者盛德顯於外也。誇功曰伐。自伐者無功。故不自伐乃有功耳。司馬遷嘗謂韓信假令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於漢家勳可比周召太公之徒矣。意蓋出此。恃己之能曰矜。長才能也。自矜者不長。不自矜者乃長耳。此上四不字皆不爭之德也。惟聖人有之。故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者。由其聖人委曲如此。故萬德交歸。眾美備具。故引古語以證之曰。古之所謂曲

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此章言聖人忘言體道。與時俱化也。希。少也。希言。猶寡言也。以前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由其勉强好辨。去道轉遠。不能合乎自然。惟希言者。合乎自然耳。向下以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以比好辨者之不能久。然好辨者。蓋出憤激不平之氣。如飄風驟雨。亦乃天地不平之氣。非不迅激於人。特無終朝之久。且天地不平之氣。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此甚言辨之不足恃也。蓋好辨者。只爲信道不篤。不能從事於道。未得玄同故耳。惟聖人從事於道。妙契玄同。無入而不自得。故在於有道者則同於道。在於有德者則同於德。失者指世俗無道德者。謂至於世俗庸人。亦同於俗。卽所謂呼我以牛。以牛應之。呼我以馬。以馬應之。無可不可。且同於道德固樂。得之。卽同於世俗。亦樂而自得。此無他。

蓋自信之眞。雖不言。而世人亦未有不信者。且好辨之徒。嘵嘵多言。強聒而不休。人轉不信。此無他。以自信不足。所以人不信耳。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行作形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此承前章言好辨者不能持久。猶如跂跨之人不能立行。甚言用智之過也。跂。足根不著地也。跨。闊步而行也。蓋跂者止知要強高出人一頭。故舉踵而立。殊不知舉踵不能久立。跨者止知要強先出一步。故闊步而行。殊不知跨步不能長行。以其皆非自然。以此二句爲向下自見自伐自矜之譬喻耳。自見。謂自逞己見。自是。謂偏執己是。此一曲之士。於道必暗而不明。自伐。謂自誇其功。自矜。矜謂自恃其能。此皆好勝強梁之人。不但無功。而且速於取死。然此道中本無是事。故曰其在道也。如食之餘。如形之贅。皆人之所共惡。而有道之士。以謙虛自守。必不處此。故曰有道者不處。以其不能合乎自然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承前言世俗之士各以已見已是爲得。曾不知大道之妙。非見聞可及。故此特示大道以曉之也。有物者。此指道之全體。本來無名。故但云有一物耳。渾渾淪淪。無有絲毫縫隙。故曰混成。未有天地先有此物。故曰先天地生。且無聲不可聞。無色不可見。故曰寂寥。超然於萬物之上。而體常不變。故曰獨立而不改。且流行四時。而終古不窮。故曰周行而不殆。殆。窮盡也。天地萬物。皆從此中生。故曰可以爲天下母。老子謂此物至妙至神。但不知是何物。故曰吾不知其名。特字之曰道。且又强名之曰大。道耳。向下釋其大字。老子謂我說此大字。不是大小之大。乃是絕無邊表之大。往而窮之無有盡處。故云大曰逝。向下又釋逝字。逝者遠而無所至極也。故云逝曰遠。遠則不可聞見。無聲無色。非耳目之所到。故云遠曰反。反。謂反一絕跡。道之極處。名亦不立。此道之所以爲大也。然此大道能生

天生地。神鬼神王。是則不獨道大。而天地亦大。不獨天地大。而王亦大。故域中所稱大者有四。而王居其一焉。世人但知王大。而不知聖人取法於天地。此則天地又大於王。世人但知天地大。而不知天地自道中生。取法於道。此則道又大於天地也。雖然道固爲大。而猶有稱謂名字。至若離名絶字。方爲至妙。合乎自然。故曰道法自然。且而大道之妙。如此廣大精微。而世人豈可以一曲之見。自見自是以爲得哉。此其所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耳。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此誡君人者當知輕重動靜。欲其保身重命之意也。然重字指身。輕字指身外之物。即功名富貴。靜字指性命。躁字指嗜慾之情。意謂身爲生本。固當重者。彼功名利祿。聲色貨利。乃身外之物。固當輕者。且彼外物必因身而後有。故重爲輕之根。性爲形本。固至靜者。彼馳騁狂躁。甘心物慾。出於好尚之情者。彼必由性而發。故靜爲躁之君。世人不知

輕重故忘身徇物。戕生於名利之間。不達動靜故傷性失眞。馳情於嗜慾之境。惟聖人不然。雖終日行而不離輜重。輜重兵車所載糧食者也。兵行而糧食在後。乃大軍之司命。雖千里遠行深入敵國。戒其擄掠三軍不致鼓譟以取敗者。賴其所保輜重也。聖人遊行生死畏途。不因貪位慕祿。馳情物慾。而取戕生傷性之害者。以其所保身心性命爲重也。故曰不離輜重。縱使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榮觀。但恬澹燕處。超然物慾之表。此其堯舜有天下而不與也。奈何後之人主。沈瞑荒淫於聲色貨

利之間。戕生傷性而不悟。是以物爲重而身爲輕也。故曰身輕天下。奈何者。怪歎之詞。物重則損生。故曰輕則失根。慾極則傷性。故曰躁則失君。君謂性也。莊子養生讓王。蓋釋此篇之意。子由本云輕則失臣。然臣字蓋亦指身而言。齊物以身爲臣妾。以性爲眞君。源出於此。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

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此言聖人善入塵勞過化存神之妙也轍迹猶言痕迹世人皆以人我對待動與物競彼此不忘故有痕迹聖人虛已遊世不與物忤任物之自然所謂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彼此兼忘此行之善者故無轍迹瑕謫謂是非辨別指瑕謫疵之意聖人無意必固我因人之言然然不然不然可可不可未嘗堅白同異此言之善者故無瑕謫籌策謂揣摩進退算計得失利害之意聖人無心御世迫不得已而後應曾無得失之心然死生無變於己

而況利害之端乎此計之善者故不用籌策關鍵閉門之具猶言機關也世人以巧設機關籠羅一世將謂機密而不可破殊不知能設之亦有能破之者歷觀古之機詐相尚之士造爲勝負者皆可破者也唯聖人忘機待物在宥羣生然以道爲密不設網羅而物無所逃此閉之善者所謂天下莫能破故無關鍵而不可開繩約謂繫屬之意世人有心施恩要以結屬人心殊不知有可屬亦有可解然有心之德使人雖感而易忘所謂賊莫大於德有心聖人大仁不仁利澤施乎一世而不爲己

功。且無望報之心。故使人終古懷之而不忘。此結之善者。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處世。無不可化之人。有教無類。故無棄人。無不可爲之事。物各有理。故無棄物。物猶事也。如此應用。初無難者。不過承其本明因之以通其蔽耳。故曰襲明。襲。承也。猶因也。莊子庖丁游刃解牛。因其固然。動刀甚微。劃然已解。意出於此。觀酈侯躡足附耳。因偶語而乞封。借四皓而定漢。以得老氏之用。故其因事處事。如此之妙。可謂善救者也。其他孰能與之。故世之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由其飾智矜愚。修身明汙。故皆知師之可貴。擇類而教。樂得而育。故皆知資之可愛。若夫聖人爲舉世師保。而不知其師之可貴。化育億兆。而不知其資之可愛。所謂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忘己難。此雖在智者。猶太迷而不知。況淺識乎。斯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

長。故大制不割。

此承上章行道之妙。而言聖人不以知道爲難。而以守道爲要妙也。古德云。學道悟之爲難。既悟守之爲難。然行道之妙。實出於守道之要耳。蓋此中知字。卽悟也。知雄守雌者。物無與敵謂之雄。柔伏處下謂之雌。谿。乃窞下之地。衆水所歸之處也。嬰兒者。柔和之至也。前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然氣雖勝物。物有以敵之。而道超萬物。物無與敵者。故謂之雄。聖人氣與道合。心超物表。無物與敵。而能順物委蛇。與時俱化。不與物競。故曰知其雄守

其雌。由守其雌故衆德交歸。如水之就下。故爲天下谿也。由乎處下如谿故。但受而不拒。應而不藏。流潤而不竭。故曰常德不離。以入物而物不知。如嬰兒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以能勝物而不傷。故曰復歸於嬰兒。知白守黑者。白謂昭然明白。智無不知之意。黑昏悶無知之貌。式。謂法則。忒。差謬也。謂聖人智包天地。明並日月。而不自用其知。所謂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故曰知其白。守其黑。由其眞知而不用其知。故無强知之過。謬故可爲天下式。然强知則有所不知。謬則有所不知。既有所不知

則知不極矣。今知既無謬則知無不極。故曰復歸於無極。知榮守辱者。榮乃光榮貴高。辱乃汙辱賤下。谷乃虛而能應者也。樸謂樸素。乃木之未雕斲也。謂聖人自知道光一世德貴人臣。而不自有其德。乃以汙辱賤下。蒙恥含垢以守之。所謂光而不耀。仁常而不居者。虛之至也。故爲天下谷。由其虛故常德乃足。德自足於中。則不緣飾於外。故復歸於樸素也。以虛而能應物。故樸散則爲器。聖人以此應運出世。則可以官天地。府萬物。故能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化行於世而無棄人

棄物。故曰大制不割。割。截斷也。不割者。不分彼此界限之意。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言聖人道全德備。應運出世。爲官爲長。當任無爲無事。而不可有爲太過也。由上章云。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老子因而誡之曰。將欲取天下者。當任自然。不可有心爲之。而有心爲之者。吾見其必不可得已。何也。且天下者大器。有神

主之。豈可以人力私智取而奪之耶。故曰不可爲也。而爲之者。必反敗之。縱爲而得之。亦不可執爲己有。而執之者。必反失之。故如强秦力能併吞六國。混一天下。是爲之也。且誓云一世以至萬世。是執之也。故不旋踵而敗二世而亡。豈非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之驗歟。然而所以敗之失之者。以其所處過甚而奢泰之極也。凡物極則反。此亦自然之勢耳。故物或行而在前。或復隨而在後。或呴而煖。或反吹而寒。或强而壯。或又陋羸而弱。或正載而成。或卽隳頹而毀。此何以故。是皆用力過甚而奢泰之極也。此皆聖人所不處。故曰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承上言聖人不爲已甚。故誡之不可以兵强天下也。凡以兵强者。過甚之事也。勢極則反。故其事好還。師之所處。必蹂踐民物。無不殘掠。故荆棘生。大軍之後。殺傷和氣。故五穀疵癘而年歲凶。此必

然之勢也。然於濟弱扶傾除暴救民。蓋有不得不用之者。惟在善用善用者。果而已。已者休也。止也。果猶言結果。俗云了事便休。謂但可了事令其平服便休。不敢以此常取強焉。縱能了事而亦不可自矜其能。亦不可自伐其功。亦不可驕恃其氣。到底若出不得已。此所謂果而不可以取強也。取強者速敗之道。且物壯甚則易老。況兵強乎。凡物恃其強壯而過動者。必易傷。如世人恃強而用力過者。必夭死於力。恃壯而過於酒色者。必夭死於酒色。蓋傷元氣也。元氣傷則死之速。兵強亦然。故曰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已者絕也。又已者止也。言既知其爲不道。則當速止而不可再爲也。亦通。孟子言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其有聞於此乎。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此承上言不以兵強天下。故此甚言兵之不可尚

也。佳兵。乃用兵之最精巧者。謂之佳兵。凡善用兵者。必甘心於殺人。兵益佳而禍益深。故爲不祥之器。歷觀古今善用兵者。不但不得其死。而多無後。此蓋殺機自絕。而造物或惡之者。以其詐變不正。好殺不仁。故有道者不處。不但有道者不處。而苟有仁心者。亦不處也。何以知其然耶。觀夫君子所居則以左爲貴。用兵則以右爲貴。然右乃凶地。由是而知兵者乃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也。萬一不得已而用之者。老子誡曰。當以恬淡爲上。恬淡者。言其心和平。不以功利爲美。而厭飽之意。既無貪功欲利之心。則雖勝而不以爲美。縱不貪功利而若以勝爲美者。亦是甘心樂於殺人。夫樂於殺人者。必不可使其得志於天下。將爲殘害而無涯量矣。且世使此輩得志於天下。所謂物或惡之也。若之吉事必尚左。凶事則尚右。凶事。謂喪事也。所以用兵則貴右。言其可哀也。故兵家以偏將軍居左。以上將軍居右者。蓋上將軍司殺之重者。言居上勢者。則當以喪禮處之也。故殺人衆多。則當以悲哀泣之。即戰勝亦當以喪禮處之。甚言其不得已而用之。即不得已而處之也。上二章通言人臣不

能以道佐人主而返以兵爲强者故切誡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此承上章不以兵强天下因言人主當守道無爲則萬物賓而四海服天地合而人民和自然利濟無窮也常者終古不變之義凡有名者必遷變道之所以不變者以其無名也故曰道常無名樸乃無名之譬木之未制成器者謂之樸若制而成器

則有名矣小猶眇小謂不足視也且如合抱之材智者所不顧若取徑寸以爲冠則愚者亦尊焉是以名爲大而以無名爲小甚言世人貴名棄以樸爲不足視故以道曰樸曰小也然道雖樸小而爲天地萬物之本即愚夫愚婦而亦知所尊故曰天下不敢臣侯王不能守耳藉使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然賓服矣奚假兵力哉然兵者凶器未必賓服一國且上干和氣必有凶年若以道服之不但萬物來賓抑且和氣致祥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兵來未必盡和民人若以道宥之則民莫之令而

自然均調。各遂其生。無名之樸。利濟如此。惜乎侯王不能守之。善用耳。若散樸爲器。始制則有名矣。始猶方纔也。謂樸本無名。方纔制作。則有名生焉。且從無名而有名。既有名。而名又有名。將不知其所止矣。莊子所謂從有適有。巧歷不能得。故曰名亦既有。而殉名者愈流愈下。逐末忘本。不知其返矣。故老子戒之曰。夫名者。不可馳騖而不返。亦將知止而自足。苟不知止足。則危殆而不安。知止所以不殆也。由是而知道在天下。爲萬物之宗。流潤無窮。猶川谷之於江海也。然江海所以流潤於川谷。川谷無不歸宗於江海。以譬道散於萬物。萬物莫不賓服於大道。此自然之勢也。意明侯王若能守其效神速如此。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此因上言侯王當守道無爲。故此教以守之之要也。知人者。謂能察賢愚。辨是非。司黜陟。明賞罰。指瑕摘疵。皆謂之智。但明於責人者。必昧於責己。然雖明於知人爲智。不若自知者明也。老子謂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者也。博辨宏大而

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去子之恭矜與智能則近之矣謂是故也莊子云所謂見見者非謂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所謂聞聞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能自見自聞是所謂自知者明也世之力足以勝人者雖云有力但强梁者必遇其敵不若自勝者强然欲之伐性殆非敵國可比也力能克而自勝之可謂眞强如傳所云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所謂自强不息者也凡貪得無厭者必心不足苟不知足雖尊爲天子必務厚斂以殃民雖貴爲侯王必務强兵而富國即縱適其欲亦將憂而

不足故雖富不富苟自知足則鷦鷯偃鼠藜藿不糝抑將樂而有餘此知足者富也强志好過於人者未爲有志惟强行於道德者爲有志也所者如北辰居其所之所又故有之義蓋言其性也孟子曰性者故而已矣世人貪欲勞形冀立久長之業殊不知戕生傷性旋踵而滅亡誰能久哉惟抱道凝神而復於性眞者德光終古澤流無窮此所謂不失其所者久也世人嗜味養生以希壽考殊不知厚味腐腸氣憊速死誰見其壽哉惟養性復眞形化而性常存入於不死不生此所謂死而不亡

者壽也。老子意謂道大無垠。人欲守之。莫知其向往。苟能知斯數者。去彼取此。可以入道矣。侯王知此。果能自知自勝。知足强行。適足以全性復眞。將與天地終窮。不止賓萬物。調人民而已。又豈肯以蝸角相爭。以至戕生傷性者哉。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此言道大無方。聖人心與道合。故功大無外。以實

前侯王能守之效也。氾者。虛而無著之意。以道大無方。體虛而無繫著。故其應用無所不至。故曰其可左右。以體虛無物。故生物而不辭。以本無我。但任物自生。故生物功成而不名已有。以與物同體。故雖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其體所以眞常者。以其至淡無味。無可欲也。由無可欲。故不足視。似可名於小。若夫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則可名爲大矣。然小大因物以名之。道豈然耶。是以聖人忘形釋智。圖於至細。志與道合。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若夫侯王專務於大。豈能成其大哉。言外之教。亦深切

矣。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此明前章未盡之意也。無象謂之大象。大象無形。而能入眾形。有形者無不歸。聖人執無我以御天下。故天下莫不往。以其與物同體也。萬物恃之以生。故無往而不利。故云往而不害。然忘於物者。物亦忘之。故物各得其所而無不安。物物相忘而無競。故無不平。暖然如春。故無不泰。此所謂萬物賓

而天地合。人民和。故聖人終不爲大。而能成其大也。前云道之所以常者。以其淡然無味。無可欲也。若夫樂之於耳。餌之於口。皆有味而可欲者。若張之於途。雖過客亦止之然。雖暫止而不能久留。以其用之有盡。蓋不常也。若夫道之出口。則淡乎無味。不若餌之可欲。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不若樂之可欲。此可名於小。然而其體眞常。故用之不可既。既盡也。故可名爲大。此大象之譬。以譬人君苟能執大象以御天下。恬淡無爲。雖無聲色以悅天下之耳目。無貨利以悅天下之心志。而天下歸

往樂推而不厭。此所謂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也。如此用之豈有盡耶。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言物勢之自然而人不能察。教人當以柔弱自處也。天下之物勢極則反。譬夫日之將昃。必盛赫。月之將缺。必極盈。燈之將滅。必熾明。斯皆物勢之自然也。故固張者翕之象也。固强者弱之萌也。固興者廢之機也。固與者奪之兆也。天時人事物理

自然。第人所遇而不測識。故曰微明。斯蓋柔弱勝剛强之義耳。譬夫淵爲魚之利處。但可潛形而不可脫。脫則塊然無能爲。柔弱爲國之利器。人主但可恭默自處。不可揭示於人。示人則致敵而招侮。將返見其不利也。夫是之謂微明。世之觀此章。皆謂老子用機智。大非本指。蓋老子所以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是已。殆非機智之端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教人君乘流救弊之意也。以其道常無爲而無不爲故侯王但能守之者而萬物不期化而自化矣。此言守道之效。神速如此。然理極則弊生。且而物之始化也皆無欲。化久而信衰情鑿。其流必至於欲心復作。當其欲作是在人君善救其弊者必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而後物欲之源可塞也。若施之以有名則不濟耳。然無名之樸雖能窒欲。若執此而不化。又將爲動源矣。譬夫以藥治病病去而藥不忘。則執藥成病。故云無名之樸。亦將不欲。此亦不欲則可專以靜而制羣動無敢作者。故云天下將自正。自正者謂不待正而自正矣。鎮猶壓也。如石壓草。非不生也。蓋以無名之樸鎮壓之而已。若欲樸之心。亦是欲機未絕。是須以靜制之。其機自息。機息則心定而天下自正矣。故雖無名之樸可用而不可執。況有名乎。

老子道德經解上篇